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海公案 第三十四回 訪查赴任票捕土豪

卻說山東地方，多聚富豪之家。一府之中，必有數千餘家，都是巨萬之富者。他因地之氣厚，每發科甲，較勝於他省。其時濟南府歷城縣，有一富戶姓劉名東雄，富甲一郡。只因這東雄為富不仁，恃財凌貧；族又蕃衍，又復恃強貶小。各村坊的小戶，受其欺凌迫逼，一則畏他財可通神，二者懼他丁強人眾。這東雄武斷鄉曲，視人有如無物。廣有田地，驟馬成群。自己卻建了一所莊院，離著縣城五里。其中倉廩庫房俱備，盛栽花木。娶有十數個美妾，以實其中，朝夕歡樂。又有一十餘個惡僕，分管各處租業亭園，計每年征銀六十五兩外，其餘放債，各項批貨，諸籌筆難盡矣。

東雄既已富甲一鄉，便無惡不作，鬧出事來，拚把一二萬銀子去了便已，好不冠冕！所以遠近之人，實不敢犯他私令。

若是近著歷城的村莊，某人有女美貌，這東雄便要娶歸作妾。

其父母不肯，東雄就有千方百計，務必得手裡，方肯甘心。

竟有率領家人，白日搶回莊上，旋以百金置其家中，以為聘禮，其家父母無如之何。又重利放債，譬如小戶人家間有急需，向彼借貸，必倍其利。而貧戶急需之時，則不遑計其利害。而東雄故意不索，直至數月，計其本利相對，則令家人日夕嚴討，勢必不能償還，或押以田地，亦或勒取其子女，如不遂意，即行送官究辦。那知縣因與東雄結好，所言無不依從。於是負欠之家，並遭其害。知縣受了囑托，自然順著人情，故作威福。

那些貧戶敢不忍氣吞聲，鬻妻賣子，勉強償還。所以劉東雄財雄一方，勢霸一郡，歷年已久，鄰郡皆知。一則富於財帛，故東省官員，無不樂與交接者。東雄既做這樁味良的事，自然要結交官府。本府本縣固知加意奉承，其餘闔省官員，東雄無不趨奉。東雄恃著這腳，便肆意妄為，無所不作。其被害者，不知凡幾。

當下海瑞改裝，私行訪察二十餘日，已經訪得親切，心中大怒，便即上任視事。點卯過了，即時檢閱案卷，查看得劉東雄犯卷疊。即時出了一張朱票，差人立拿劉東雄到案審辦。那差役拿了朱票來看，只見上寫著道：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正堂，為訪查拿究事：照得本縣下車以來，訪聞得樂逸莊劉東雄，武斷鄉曲，重利剝民，目無法紀，妄作威福，遺害閭閻，為害殊甚。本縣念切民休，亟應立拿重究，毋使良莠不齊。為此票差本役，速即冊去，按址協同地保，立即鎖拿劉東雄帶赴本縣，以憑嚴究擬處。

去役毋得故縱乾咎。速速須票。

嘉靖年月日兵房承限一日銷。縣行。

差役把朱票看了，笑道：「再不料這位太爺一些世務不諳，如今卻來作此威福。這票子慢道一張，就是千張萬張，也只好拿來覆甕糊窗而已。」遂不以為意，只管放在一邊。

過了幾日，海瑞不見到，立即傳了承票差役進內問道：「前差之票，怎麼這時候還不把犯人帶到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

差役稟道：「蒙太爺恩賞朱票，小的們即速前去。奈這劉東雄府第深沉，小的們不敢進去，所以不能拿來。大老爺如欲拿這劉東雄，除非躬親前往他的家中，方才可以獲得。」

海瑞道：「我亦知道他本縣一個土豪，你們常常與他來往，貪受私賂，與他結成一塊，衙門有事，即往通報。如此情形，本縣早已稔悉。今再勒限，五日內務要拿獲劉東雄到案，如若不獲，即提正身嚴比。」眾差役唯唯領命。

及至下來的時節，大家都笑起來說道：「這位太爺，想必訪得劉大爺的富豪，意欲吃他一口。但是劉大爺的銀子，是要甜順的才得嚥下，若是他這般擅作威福，不特劉大爺不肯與他，還只怕在上司那裡弄送他呢！」內中一人道：「你我休要管他，就把這朱票拿去劉大爺看，他見了必然大怒，那時你我卻將些話說來聳動他，他必然不肯甘休的，到上司那裡去弄送，管教他不好下場呢！」眾人齊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遂各各拿出朱票，一程來到劉府，對莊丁說知。

時劉東雄正在莊下悶坐，忽見家丁來稟，縣差某某求見。

東雄道：「且傳他進來見我！」莊丁領命，復出莊前，對差役說道：「你們好造化，恰好我家員外在那裡閒坐，如今喚你們進去，可隨著我來。」

眾差役說聲相煩，便隨著莊丁進內，轉彎抹角，不知過了幾處園亭，才得到那亭子上。只見員外在亭子內坐，差役急忙上前叩首請安。劉東雄道：「請起，有甚話說？」眾差役道：「乞大爺恕罪，小的方敢直說。」劉東雄道：「說過就是，只管說來。」

眾差役道：「大爺莫怪，只因新任太爺姓海名瑞，原是部曹降調來的。這太爺卻不曉得世務，到任未及十天，就出了一張票子，把大爺的尊諱寫上了，立要小的們來請。小的哪有閒心理他，把票子攔了幾日，只道罷了。誰知今早喚了小的們進去，問請到太爺否？小的們只說大爺是個有體面的鄉紳，實不敢稟喚。他便大怒，說我們故縱，勒了五天的限，如有不能喚到，即要倍比。所以小的們不得已，敬詣府上來，稟知大爺。」

還求大爺作主，免得小的們受苦，這就感恩不淺了。」

劉東雄聽了，問道：「票子在哪裡？」差役們道：「現在小的身上，卻不敢與大爺觀看，恐怕得罪呢。」東雄道：「你且拿了出來我看。」差役道：「看過，大爺請休怪。」遂懷中取了出來，遞到東雄手上。

東雄接過仔細一看，笑道：「且自由他。我卻明白了，正是他初出京來，囊中乏鈔，意欲與我打個抽豐是真。但是他不曉得奉承的意思。若要用我銀子，這也不難，除非恭恭敬敬的寫個帖子來拜，我卻送他個下馬禮，有甚麼要緊？如此行為，我只好與他一個沒趣，叫他好知道我劉東雄手段。不干你們之事，請回去致囑他，說我的言語，叫他好好的做這知縣，倘若不懂得好歹，我這一封書，管教他名掛劾章呢！」吩咐家丁，取了十兩銀子，賞與眾人，眾差役們連忙叩謝而去。

到了五日限滿，海瑞還不見他們回話，乃令兵房送簽帶比，該房即時將簽稿繕正，一齊送進署內。海瑞立時簽押訖，差了皂役前去，即刻帶赴聽比。皂役領了硃簽，急急來到快壯兩班，尋著了他們，把簽與看。那幾名差役便將簽接轉同看，只見上寫著：特授歷城縣正堂海簽：差本役急速前去快壯兩班，喚齊承辦劉東雄一案，日久並不弋獲之玩役張青、劉能、胡斌、何貴、槐立等，帶赴本縣當堂嚴比。去役毋得刻延，致乾並此，速速。

差皂役張源。

眾差役看了道：「這位太爺真是不曉事的，今日只得對著說明。張老爺你且回館，到了午堂，我們就去便了，決不干累的。」張源應諾。

到了午後，海瑞升堂，立傳皂役回話。張源即便領著張青等五人跪到案前，當堂銷差。瑞視五人笑道：「好差役，你卻會刁逆，辦公就一毫都不在意。五日之限已滿，你怎麼巧說亦難免這二十大板。」張青道：「小的罪固應得，但有個下情稟明，立斃杖下，亦所不憾。」

海瑞道：「且自說來！」張青道：「小的們奉了大爺指令，即到劉東雄莊內，闖了進去。恰好東雄在內，小的們便欲下手上鎖。只奈他的家丁共有百十餘人，見了朱票，個個如狼似虎的，眈目相視，不肯甘休之勢。小的們只有十數人，自料寡眾不敵，故以善說知。雄即冷笑道：『濟南一帶官吏，亦知我的所為，並沒一差一吏敢上我門。若是你家縣令要打抽豐，除非好好奉承，還有想頭，似這般不敬，只恐自討一場沒趣。倘若大老爺不知好歹，我只一封書札到京，管教大老爺卸任。』是這等說。」

海瑞便問：「他是什麼人，為何一封書札到京，便叫我做不得這個縣尹？」張青道：「大老爺還不知麼？這東雄富甲一郡，守土官吏以及巡按指揮，皆與他來往交厚，即當今位極人臣的嚴太師，乃是他乾爹。故此他有此腳力，一概不懼。這話就在嚴太師身

上，老爺休要惹他罷。」海瑞聽了，不覺勃然大怒。正是：只因一句話，激怒百般尋。
畢竟海瑞可能拿獲得劉東雄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